

辞书研究丛书

辞书编纂  
经验荟萃

上海辞书出版社

责任编辑：徐祖友  
助理编辑：郑英旻  
封面设计：陈 熹  
版式设计：陈志康

辞书研究丛书  
辞书编纂经验荟萃

---

上海辞书学会 编 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  
辞书研究编辑部 (上海陕西北路 457 号)  
上海辞书出版社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十二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2 字数 291000  
1992 年 10 月第 1 版 199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

ISBN 7-5326-0241-9/G·56

定价：6.80 元

## 《辞书研究丛书》前言

我国的辞书事业，自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有了很大的发展。作为文化建设的一个构成部分，辞书编纂实践和辞书理论研究日益为进展中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需要。

本丛书的编辑出版，目的是为辞书的理论建设和有关材料的收集，为辞书事业的兴旺发展，为开创辞书研究新局面多贡献一份力量。

在辞书研究这一总的主题下，随着辞书编纂实践的不断进展和辞书领域的新课题的不断提出，本丛书的选题必然是多样的。相信读者的批评和建议也必将促使本丛书不断有所前进。

上海辞书出版社  
辞书研究编辑部  
1992年4月

## 编者的话

辞书编纂需要遵循特有的规律，也需要掌握一定的方法。如果能这样做，编纂辞书就不但能具有较高的质量，而且能收事半功倍之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辞海》《辞源》《现代汉语词典》《英汉大词典》《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中国大百科全书》等一系列高质量辞书的编纂或全面修订过程中，许多编写、编辑人员在孜孜矻矻于辞书条目的同时，也关注并努力探讨从辞书总体设计、收词、释义，到编排、索引、插图、附录等一系列问题的规律和方法，在《辞书研究》《词典研究丛刊》等报刊上发表了数千篇论文。为了进一步总结与交流辞书编纂的经验，使之系统化、条理化，我们决定编纂本书。收入本书的文章，除少数曾经发表过但作了增补修订以外，多数是新写的。

本书既以“辞书编纂经验”为名，就与《辞书研究丛书》已出的几种有所不同，它不过多涉及辞书学理论，书中所收文章，一般都能在吸收借鉴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着力于总结实践经验，阐述辞书编纂全过程中的各具体环节的编纂工艺和方法，因此具有较强的实用性。

辞书编纂出版事业正在发展，辞书编纂工艺和方法也必将与时俱进。本书对辞书编纂经验的探讨只是初步的，有些问题尚未

## ( 2 ) 编者的话

---

涉及，有些见解只是一家之言，我们期待着读者的批评和建议。同时，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人来探讨辞书编纂的工艺和方法，有更多的人来关心辞书编纂工艺和方法的改进和发展，以适应并服务于我国的辞书事业。

上海辞书学会  
辞书研究编辑部

# 目 录

掌握辞书的特殊性	巢 峰(1)
辞书的总体设计	杨祖希(25)
把好政治关	徐庆凯(36)
慎重处理涉外问题	薛国屏(44)
辞书释义要注意有法必依	商晓燕(48)
辞书编纂中的组织工作	潘敬选(57)
词典的收词问题	陆福庆(66)
专科词典选词十忌	王芝芬(75)
语词词典中专科术语的选词与释义	鲍克怡(80)
专科词典释义十法	巢 峰(90)
专科辞典条目的定义	徐锡祥(102)
语文词典中词的释义方式	符淮青(111)
语文词典的义项	汪耀楠(130)
专科辞典的知识性释义和语词性释义	苏宝荣(145)
切忌望文生训	胡昭镛(154)
例证十要	卢润祥(158)
辞书稿件的审读	严庆龙(169)
辞书审稿的内容和态度	杨祖希(179)

## (2) 目 录

辞书稿件的加工	林玉山(193)
专科词典的交叉问题和交叉工作	于鹏彬(200)
辞书的相关照应	冷玉龙(213)
通读——辞书编纂必不可少的环节	罗 禹(222)
辞书编纂话体例	王自强(230)
专科词典的编纂体例	徐福荣(239)
计量单位的准确使用	乐嘉民(249)
红花还需绿叶扶 ——谈辞书插图	林飘凉(263)
谈谈外文夹注	陆嘉琦(277)
辞书参见系统的设计和运用	唐尚斌(289)
词典的编排与检索	李尔钢(300)
做好辞典的编排工作	华 庭(314)
辞书索引的编制	林申清(321)
谈谈词典的附录	徐祖友(330)
辞典的资料工作	鄢先觉(340)
双语词典编纂如何利用蓝本资料	郑述谱(355)
关于辞书的修订	池 边(364)
附 录	
中国辞书学专著简介	(372)

# 掌握辞书的特殊性

巢峰

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有自身的特殊性，辞书当无例外。认识辞书的特殊性，对于做好辞书编纂工作具有重大意义。如果把辞书编成像文艺小说或学术论著那样，那末，读者要弄清一个名词概念的定义，岂不成了一场灾难。如果辞书中的条目，既无知识性，又无科学性，大多属于“水分”或废话，就不能给人们解难释疑。假如让我们走到现实世界去看一看，凡是成功的辞书，如《辞海》、《现代汉语词典》等，无论收词或释义，可算真正掌握了辞书的特殊性；而那些昙花一现的不成功的辞书，大体上都是由于没有掌握辞书的自身规律，而被无情的图书市场淘汰出去。那末，辞书有哪些特殊性呢？许多同志对此曾做过有益的探讨。《辞海》编纂者曾把辞书的特殊性概括为政治性、知识性、科学性、稳定性、简明性等五性。我认为这个概括基本上是正确的。在这一基础上，我仅稍作调整，整理成以下五个部分，就教于出版界、辞书界的同行。我的取材大都来自《辞海》和专科辞书，而且论述的角度大都是从百科性、专科性辞书出发的。



## 一、知识性

辞书之所以被誉为“无声的老师”、“无墙的大学”，就是因为它给读者以知识。或者说，它是知识的钥匙，人们只要掌握它，就能解难释疑，打开知识的宝库。那末，辞书需要哪些知识呢？

首先，是全面的知识。片面的知识，不仅使人仅知其一，不知其二，而且是形成偏见认识的根源。列宁说，偏见比无知距离真理更远。人们有了偏见，就会坚持其一，抹煞其二。介绍全面知识，切忌片面知识，是辞书的真谛。

一个词条，往往有不同义项。不同义项，意义互不相容。如“乖”既有“(小孩儿)不闹、听话”的义项，又有“(性情、行为)不正常”的义项；“乱”既有“混杂”、“混淆”、“战乱”、“作乱”等义项，又有“治理”的义项。这些，都不能任意舍去。

以“国家”论，舍去古汉语的义项不说，大体有以下两义：

具有一定土地、人民和主权的实体。

由政权、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组成的阶级统治的工具。

前者关于国家具有土地、人民和主权的三要素说，大多为旧辞书或资本主义国家辞书所采用，后者则为新辞书所采用。其实，两者相互取代，都是不全面、不科学的。以前者取代后者，抹煞国家的阶级实质，不符合历史事实；以后者取代前者，就无法解释人们日常生活中经常说的“祖国”、“国家”和“国”。如：

明天就可以回到我们的祖国。

中国是一个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国家。

我们的国家有五千年的文明史。

内陆国、岛国、大国、小国。

这些，只有用前一个义项才能解释。而它之所以被否定，不外乎“阶级斗争为纲”的原因。似乎一承认此义，就等于否定国家

的阶级实质。其实，词头相同，词义不同，就有不同的本质，是不能相互代替和混淆的。

再如，有一本辞典，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定义是：“生产劳动是劳动者为创造物质财富而付出的劳动，与此相反的是非生产劳动。”这是从生产的自然形态考察的；由于舍去了从社会形态考察的义项，就会碰到无法克服的矛盾。马克思有这样一段话：“一个演员，哪怕是丑角，只要他被资本家（剧院老板）雇用，他偿还给资本家的劳动，多于他以工资形式从资本家那里取得的劳动，那末，他就是生产劳动者；而一个缝补工，他来到资本家家里，给资本家缝补裤子，只为资本家创造使用价值，他就是非生产劳动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I第148页）这里所说的演员，显然不能创造物质财富，但却是生产劳动者；而这里的缝补工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却是非生产劳动者。这与上述定义恰恰相反。

“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倘若按下述两义分列，这个矛盾就会迎刃而解：

①按劳动的自然形态区分，生产劳动指创造物质财富的劳动，不生产物质财富的劳动就是非生产劳动。②按劳动的社会形态区分，生产劳动指体现特定社会生产关系本质的劳动，并不体现生产关系本质的就是非生产劳动。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前者能为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后者则不能。

由上可见，唯有义项完整，才能有全面知识。词条的义项是客观存在的，辞书的任务是正确地去反映它，而不能以编纂者的好恶取舍。当然，所谓义项完整，也是相对的。它以本词典的性质和规模为限，并不要求超越范围，滥收其他义项。

其次，历史的知识。历史的知识是全面知识的组成部分。任何事物、思想都有它的发生发展史，许多名词概念作为客观事物

的符号或抽象，也都有它的发生发展史。凡有案可稽、有源可溯的条目，如能溯其源，述其流，对于增强辞书的知识性是大有裨益的。许多语文词典、主要是古汉语词典，对此比较重视。如新《辞源》强调“结合书证，重在溯源”，《汉语大词典》强调“古今兼收，源流并重”，都有这层意思。其他词典对溯源的重视程度，远不如语文词典，这是辞书编纂需要加强的一个侧面。

现在请看《辞海》(1979年版)“蒸汽机”条的释文：

亦称“往复式蒸汽机”。利用蒸汽在汽缸内膨胀、推动活塞作往复运动而作功的热机。蒸汽机的滑阀按规定时刻使蒸汽进入汽缸内膨胀作功，也按规定时刻使作过功的乏汽自汽缸中排出，保证活塞连续不断地作往复运动。活塞的往复运动经过活塞杆、十字头、连杆而传给曲轴，变为曲轴的旋转运动。主要用在轮船、机车上作为原动力。是历史最悠久的热机。现已逐渐被内燃机和汽轮机等所取代。

这个条目，主要介绍了蒸汽机的自然方面的知识，基本上没有介绍历史方面的知识。而蒸汽机的发明和使用，是铁器时代转变为机器时代的一个重要标志，是震撼世界的工业革命的起点，在生产力发展史上有重要地位，对于推动资本主义的发展起过巨大作用。读者查“蒸汽机”一条，既可能为了了解技术构造，也可能为了了解有关历史知识。此条释文，一句未提它何时何地(国)何人发明及其历史作用，不能不说是美中不足。

假如在适当地方，对该条的历史知识作适当充实，即使十分概括，也比只字不提要好。充实的内容如：

十八世纪下半叶，英国发明家詹姆斯·瓦特对当时流行的原始蒸汽机作一系列的改进，进行多次试制而发明。是铁器时代转变为机器时代的一个重要标志，对于推动资本主义的发展起过巨大作用。

《辞海》1989年版，虽然未按这样的行文改动，但已增添了类似的内容。

词条溯源，指历数该条的来龙去脉，即除本源外，还包括发展过程中的重大变化。以“个人主义”为例，由于缺乏历史的知识，以下的释义就显得片面和枯燥：

一切以个人为出发点的思想，是私有制经济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它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核心和资产阶级道德的基本原则。

现在请看《辞海》1989年版释文：

一种极端重视个人自由，强调自我支配，不受外来约束的政治、伦理学说和社会哲学。法文称作 individualisme，源于拉丁文 individuum，意为“个体”，“不可分割的东西”。该词由法国社会学家托克维尔 (Alexis de Tocqueville, 1805—1859) 最早使用，被形容为一种温和的利己主义。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思想家，把个人主义普遍化为永恒不变的人性，并使之成为道德的主要内容和判断善恶的主要标准，以此作为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禁欲主义的思想武器。个人主义的涵义甚广：作为一种价值体系，它主张一切价值均以个人为中心，个人本身具有最高价值，一切个人在道义上都是平等的；作为一种对于政治、经济、社会、宗教行为的总的态度，它包括高度评价个人自信、个人私生活和对他人的尊重，反对权威和对个人的各种支配，认为个人有权不同于他人，有权同他人竞争；作为一种伦理原则，它与集体主义相对，把个人与社会、集体对立起来，一切从个人需要出发，反对统一的社会道德标准。……

这条释文，有源有流，基本上克服了前条的局限性。由于历史的知识比较丰富，看了以后，就使人觉得确有所获。

第三，内涵知识。内涵知识是全面知识的核心。只有揭示词条的内涵，才能把这一概念与那一概念区别开来，才能使读者正确认识名词概念所反映的事物的本质。有些词条，并不都有或都要介绍它的历史知识，但却都有和都要揭示它的内涵。

辞书要介绍内涵的知识量，由辞书的性质和规模决定。语文词典中的百科词，往往用定义揭示内涵。如《现代汉语词典》：

商品 为交换而生产的劳动产品。

生产 人们使用工具来创造各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

消费 为了生产和生活需要而消耗物质财富。

语文词典，一般不收百科词条；但进入日常语言的百科词汇，因使用频率较高而例外。读者在语文词典中查百科性、专科性条目，一般只要求有一个明确的概念，并不要求有更深的解释。所以，这样释义是可以的。

但是专科性词条，如果仅仅一个定义，就远远不能满足读者需要了。人们使用专科性辞书，对知识的需求，一般都要高于语文辞书。这就要求这类辞书必须对释义加以深化。

仅有定义而无分析的词条，给人的知识是抽象的。要使抽象的知识变为具体的知识，就必须进行分析。例如“商品”在“为交换或出卖而生产的劳动产品”之后指出：“对人有用但不是劳动生产的自然物，如水、空气、草原等，不是商品；用于自己消费的劳动产品，如自耕农自己食用的粮食，或为他人生产但不经交换的劳动产品，如农民向地主交纳的地租，也不是商品……”这样，人们对商品的知识就具体多了。

内涵知识常常在比较、区别中得到深化。有比较就有鉴别，有鉴别才能去除疑似，存取真知。为了弄清“劳动”、“劳动力”“劳动价值”、“劳动力价值”这几个概念的区别，《简明社会科学词典》“劳动价值”条是这样写的：

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用语。劳动力价值的歪曲表现。……为庸俗政治经济学所继承，被用来为资本主义剥削制度作辩解。按他们的说法，工资等于劳动的价值，工人的全部劳动都是有酬劳动，从而掩盖了资本主义剥削的实质。如同机器的功能不同于机器一样，劳动也不同于劳动力。劳动是价值的实体和内在尺度，但本身没有价值和价格，不能作为商品出卖。劳动是劳动力的支出，不可能取得独立存在的形式。在商品市场上同资本家直接对立的不是劳动，而是劳动者。工人出卖的不是劳动，而是他的劳动力。如果劳动也有价值，并实行等价交换，资本家就不能

获得剩余价值……

这样有比较地释义，这些概念的内涵就容易为人们所把握了。

揭示一些难以理解的概念的内涵，往往要借助于举例。举例能使抽象的概念得到形象的表现，是加强释义效果的一种方法。以法学中的“故意”、“直接故意”、“间接故意”为例，释文如下：

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放任这种结果发生。刑法上划分为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其共同点是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其区别则在于前者希望这种结果发生，后者则放任这种结果发生。

这一释义虽然是科学的，但对于一般读者来说还是费解的。如果紧接前文加一个举例，就会发生很大变化：

如某甲颠覆某乙所乘的汽车，就其希望某乙翻车而死亡而言，是直接故意；但就其明知与某乙同车的他人亦将同归于尽，却放任这种结果而言，则是间接故意。

看了以后，使人对“直接故意”、“间接故意”的内涵一目了然，恍然大悟。这无疑能增加人们对内涵知识的理解。

最后，外延知识。外延是适合于某一概念的一切对象，即概念所指的一切事物。它能加深人们对概念的理解，是全面知识的组成部分。

有些条目内容与外延基本一致，讲清了内容，也就讲清了外延。“三纲五常”、“三从四德”、“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除了定义或概括语外，只要讲清其三项、四项、五项的具体内容及其历史知识，其余的东西都可以不说。有些概念的外延是不言而喻的，自然也可以从略。如写清楚了“人”的内涵——“有语言，能思维，会制造工具”，那末，“人”的外延——“一切古今中外所有的人”，就可以不谈。

有些概念的外延，是一个无穷的系列，人们虽然凭感性知识，或多或少有所了解，但并不能从理论上、数量上把握它，这就有

必要概括地加以阐述。如《辞海》(1989年版,下同)的“动物”条:

生物的一界。包括原生动物、海绵动物、腔肠动物、扁形动物、线形动物、环节动物、软体动物、节肢动物、棘皮动物和脊索动物等,约一百余万种。

有些条目的内涵,只有通过外延的阐述,才能从抽象回到具体,而给读者以形象的知识;反过来,它又能使人加深对抽象概念的理解。举例来说:

艺术 用语言、动作、线条、色彩、音响等不同的手段构成形象以反映社会生活,并表达作家、艺术家的思想感情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态。

此条释义,如果仅仅停留在这里,读者即使有所理解,也很难得到充分的满足。倘若充实以下外延知识,就会形象得多,深刻得多:

艺术以其运用的手段和表现形式的不同,传统上分为文学、音乐、绘画、舞蹈、雕塑、戏剧、建筑等,近世电影崛起后,又特称为第八艺术。除这种八大类的区分以外,亦有将艺术分为语言艺术(文学)、造型艺术(绘画、雕塑、建筑)、表演艺术(音乐、文学——最早的文学是口头吟诵)、综合艺术(戏剧、电影、舞蹈)等类。

## 二、科学性

辞书所介绍的知识,是科学的知识。唯有科学知识,才是真正的知识,才会有强大生命力。非科学的知识,不仅不能产生力量,而且还会以假乱真,以非乱正。辞书是解难释疑的工具,只有具备科学性,才能为人们所用,否则就会谬种流传,造成无穷的恶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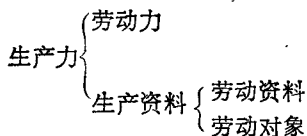
辞书的科学性,贯穿于辞书的各个方面,现在,择其主要方面和主要要求阐述如下:

首先,收词合理。辞书与一般著作不同,一般著作有明确的纲领体系。辞书以词条为单位,每个词条独立成篇,即使以学科

分类的词典，从表面看，各条之间，似乎也没有什么内在联系，至于以部首、笔画或音序编排的词典，上条下条，往往风马牛不相及，似乎更没有什么关系。其实不然，一本辞书是一个整体，它的收词应以辞书的性质、规模的不同，经过反复研究确定，词条之间分别存在着内在的或外在的联系。

门类平衡，是收词的一项重要原则。对于不同门类，在收词上虽可有所侧重，但不能畸轻畸重，必须保持恰当比例，才能自成体系，增强实用价值。有一本《简明知识词典》，共收词 2200 余条，但自然科学方面只有 126 条，仅及全书的十八分之一。在哲学社会科学方面，它的收词仅涉及十几个大的学科，其他如社会学、伦理学、军事学、美学、宗教学、民族学、人口学、艺术等等，均属空白。这就违反了门类平衡原则。读者如果检索这些方面的条目，十个就有十个落空。

收词既要注意大的门类平衡，也要注意小的系列平衡。名词概念，常常有相对词、母子词、祖孙词等，这些密切相关的词组成“词系”。如：



这一组词就是一个词系。一个词系的词，不能爱收则收，爱舍则舍。这是一种情况。

还有一种情况，细小分类，也是小的系列，名实相称，是分类的一个原则。仍以《简明知识词典》而言，它的细小分类就不符合这个原则。在“二十世纪我国伟大的女战士”小类中，仅仅收了宋庆龄一人；“文艺”一类人物中，从曹雪芹以后，仅收鲁迅一人；尤其不能令人理解的是，“中国历史”一类的人物，只收了孙子、司



马迁、包拯三人；在“爱国民主人士”中，收了傅作义，没有收李宗仁，收了闻一多，没有收李公朴，收了沈钧儒，没有收张澜。如此等等。

收词合理，还包括不收不成词的词、昙花一现的词和见词明义的词。

辞书收词，如果按照主观意志任意取舍，或者按照手中掌握的资料，易写的则收，不易写的则废，就不可能符合科学性，就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辞书的质量。

其次，定义准确。词条的第一句释义一般为概括语；对一般名词概念来说，即为定义。简明扼要，提纲挈领，揭示名词概念的实质，是定义的根本；而准确地揭示名词概念的实质，则是定义的根本的根本。

南辕北辙，把一个事物的定义说成另一事物的定义是少有的，但似是而非、不确切的定义却是常见的。例如，有本词典的“绝对真理”的定义是“对世界的最全面最完善的认识，即不能为后来的实践和科学发展所推翻的知识。”这一定义把绝对真理与相对真理完全对立起来，并把绝对真理变成了杜林的“最后的、终极的真理”。

准确的定义，必须符合概念所反映的客观事物的本来面貌，既不能扩大，也不能缩小。辞书术语中所谓“窄义宽释”、“宽义窄释”，就是缩小或扩大了概念所反映的客观事物。

以“生产资料”的定义说，许多辞书、教科书都概括为“人们从事物质资料生产所必需的一切物质条件”。这个定义就犯了窄义宽释的毛病。试问：人们在生产中需要食粮、服装吗？需要。那末，食粮、服装是从事生产的物质条件吗？是。但食粮、服装并不是生产资料。

再以“公债”为例，有一本词典把它的定义说成是“国家向公民举借的债”。这个定义与上例恰好相反，即犯了宽义窄释的毛病。